

講古

往事中国

新编

古春风楼琐记

(台) 高拜石 著

【第伍集】

又见屈原

——王国维跳湖自杀之谜

北洋第一将才

——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

爱丈夫也爱真理

——陆徵祥夫人博曼培德

作家出版社

講古

往事中國

新編

古春风楼琐记 伍

[第伍集]

(伍) 尚友堂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02-5055号

正中书局授权作家出版社独家出版简体中文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5/高拜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9

ISBN 7-5063-2756-2

I. 新…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1708号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五)

作者: (台) 高拜石

责任编辑: 王宝生 陈一铭

封面设计: 浸一 尚凡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50千

印张: 10.75 插页: 3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2756-2

定价: 2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登高放眼“春风楼”

——趣味盎然读历史

王宝生

2002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台湾正中书局郑重而强力推出了《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系列丛书，引起内地诸多出版业人士的关注。在周浩正先生的热情介绍和帮助下，我们有幸取得该书的大陆简体字版权。

这是一套难得的具有丰富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能给人以深刻启迪的笔记文学巨著。作者高拜石先生，字嬾雲，又字般若，浙江镇海人，寄籍福州。斋堂名古春风楼，自号古春风楼主人。生于清末，毕业于民国年间北京平民大学文科，毕生从事新闻、文化事业，偏好历史研究。早年浪迹大江南北，与各地名宿耆老交游，寻访搜集了非常丰富的人物轶事，对于清末民初掌故尤其熟悉。其间曾在各报章杂志撰文，出手不凡。返闽后及至迁台，历任《福建民报》、《新生晚报》、《华报》、《寰宇新闻》及《中央日报》等报记者、编辑及主笔，台湾省新闻处主任秘书等职。

拜石先生善属文，工诗词，长于近代史笔，《古春风楼琐记》



洋洋三百万言，状写了自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近五百位各色各相人物，颇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料，“论人记事，补史家之失，尽艺事之能”。拜石先生笔力雄放，酣畅舒展；学养深厚，纵横自如；屡现精妙之思，生花之笔，所引诗、词、联、赋，亦颇多佳构。全著之文学、美学品位甚高，又于不经意间透出了相当浓郁的社会风情、民俗韵味，既可见五花八门的官场怪状，又可领略三教九流的世俗风。拜石先生治史态度严谨，褒贬严格，在流畅洗练的笔触中，道尽近世百年风云。

《古春风楼琐记》原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在台湾《新生报副刊》的连载专栏，后应读者要求，结集出书，曾两次重新编排印行。新生报社第一次编辑成书十九册，出版后反响热烈，一时洛阳纸贵。一位细心读者将十余年收集的剪报一一比对，发现遗漏二十二篇，遂寄出版社，出版社喜出望外，旋即补编一册，合二十册出齐。去年正中书局对此书进行重新编排，对版式及内文进行了修订，新编三十二册，并对文中个别古僻字词加了注音及注释，俾便于现代人阅读。

此次我们出版此书，除在内容上做了调整，还将繁体字竖排改为简体字横排，节省了版面，计划编排十六册，分两批推出。在材料使用上，力求使用目前国内最好的纯质木浆纸，以期此书可长久存阅。

由于作者是上一时代的旧式文人，文中多有书面语、半文半白之处，一些引文已不太好理解，标点亦不甚规范、严整，我们除了对少数极明显的错讹予以校正，余皆任之。此书经过几次重排，可能会多有纰漏不当之处。编完之后，心甚惴惴。祈望读者谅解，亦请对所有不确不当之处不吝赐教，以期再版时补正。

遇见高拜石

——与芝翁谈《古春风楼琐记》

陈一铭

一日，夜深，空荡的办公室中，只有《讲古》主编还在灯下赶工，今天要完成《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的封面文案，面对少得可怜的资料，正为那一段作者介绍而努力着。不知是年纪大了，还是几天没睡好，一阵困意袭来，起身冲了今天第四杯麦斯威尔，喝了一口，回座继续奋战。过量的咖啡因反而催动睡意，愈感昏沉，隐约觉得一个人影靠近，突然，耳边响起……

高拜石（以下简称高）：小子，看得这么认真，很好看吗？

主编（以下简称编）：当然，这么好看的历史故事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对了，您是？

高：你不就正在看敝人我的书吗？

编：您是高拜石，芝翁先生？

高：正是，知道你们正在重编我的《古春风楼琐记》，特来一观。

编：怎么可能，您不是早已……



高：《古春风楼琐记》字字句句都是我的血汗，我怎么能离开它呢？

编：您是说……您一直与书同在？

高：也可以这么说。

编：难道真是如古人说的“立言者”的不朽？也罢。您来得正好，我正好有事请教呢！

史事轶闻何处来

高：可以呀，我们总算有缘，你有什么问题就尽管问吧。

编：高先生，我第一个想知道的，就是，您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史事轶闻？

高：叫我芝翁好了，这样称呼比较自在。哈哈，这个问题，我可得有些保留，这可是我的独家机密，不过看在你们这么认真编书的份儿上，我就告诉你吧！文史是我的兴趣，搜罗轶闻是我的嗜好。我早年浪迹大江南北，与各地名宿耆老交游，从他们口中就得知了非常丰富的掌故、轶事。

编：据我所知，您是新闻业出身的，这应该也有关系吧！

高：你倒是知道得不少。我半生从事新闻业，记者、编辑、主笔都做过，消息来源是很丰富的。再说，许多你们认为的史事轶闻、是否都是我们当时的新闻，我自然是很熟悉的，就像你们会很关心国内外情势一样。

《古春风楼琐记》的来历

编：那您怎么会想到要写《古春风楼琐记》呢？只是写新闻以外的意外收获吗？

高：本来只是想赚点稿费罢了。其实，在我们的年代，有写

“笔记”的风气，可不是你们上课记的那种，而是把一生所见所闻、所识所得记录下来，一方面给后人留下记录，也是虚荣地为自己“立言”。其实我书中很多的资料，也是从前辈的笔记中得来的，这么做也算是赓续前贤之志。

编：是否您也有孔子作《春秋》时的警世胸怀？用现代的话说，不会只是想说一些“名人八卦”吧！

高：我可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和孔圣人一样，不过，你说我光记“名人八卦”，那我就不能接受了。虽然我不很清楚你们“八卦”的意思，不过从你的口气，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我记的东西，可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过内容，应该知道我所写的东西，都是找得到出处的，而且我也有自己的考证，这些记载，我完全负责。

编：不好意思，芝翁，刚刚失言了。可是我看您书中不只是记述而已，也颇有褒贬，有时只看标题就可以知道您的态度了，这样做应该也有某种含意吧。

高：每个人写东西，都会有自己的主观看法，只是我表现的比较明显而已。不过我的褒贬可都是有根据、可受公评的，不光是自己的喜恶而已。其实一开始是游戏之作，只是想将自己的笔记整理出来，供报纸补壁之用，因为反应热烈，所以一写就连载了十年，真的也没想过有什么特别用意。

且说当年风光

编：原来如此。或许您真的没想过这么多，可是难道您不觉得这是一部值得细读的书？用现在的话说，您是否能给读者一个读它的理由？

高：只要是好书，读者一看就知道，还需要去“王婆卖瓜”吗？我们不时兴这样。这部书在当年广获好评，回函多得看不完，



我很有信心。

编：是啊，这部书在当年的确获得蛮大的回响，我想那是因为其中的人、事、物，还多是当时的人所熟悉的。可是到了现在，年代已久，那些事都已陌生了，而且在这个出版爆炸的时代，我们更应该为读者找出好书，给他们一个阅读的理由，让他们读得理直气壮。

高：“读得理直气壮”，这句话说得有意思。我们很不好意思推销自己的书，不过既然你这么说了，身为《古春风楼琐记》的作者，我也就不客气地为它说几句话了。当年在写的时候，只想把平生所记分享给读者，增添大家阅读的乐趣。不过后来一些回函中提到的读后心得，倒让我有些惊喜。

编：来自读者的回应，那是最直接、最有参考意义的，请快说。

高：年轻人就是这么急躁，也得让我喘口气啊！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位教授表示，我写的东西，对于他的文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他说我“论人记事，补史家之失，尽艺事之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所还曾指定题目，请我提供他们一些独家资料；还有一位先生，说是“可明理乱祸福之由，辨是非忠奸之分，收鉴往知来之效，甚有益世道人心”。当然最多的还是说，读来很有趣味。

编：听起来文绉绉，挺有学问的，这些的确都点出了《古春风楼琐记》的功能，也是对您的肯定。

具体而微的“小社会”

高：好说好说。我倒要请教，你们给读者什么理由去读《古春风楼琐记》呢？

编：老实说，刚拿到这书的时候，我也有点伤脑筋，不过当

我从第一篇《张师诚两试林则徐》翻到最末一篇《驰骋东南的鲁军》后，我就豁然开朗，觉得真是一本非读不可的好书。

高：小子，别拍马屁，快快道来。

编：刚刚说的，您的读者提到的，还是个别方面的肯定；整体来看，这五百多篇，不就是五百多个人生故事吗？他们不拘年龄、性别，包含各种阶层，各个行业，简直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社会”，读者可以不必跌跌撞撞去闯，就能从中得到五百多人全方位的智慧与经验。这样的书，编起来特别有劲。

高：你们真是太厉害了，竟然想出这样的诠释方式。虽然超乎当初我的设想，不过你们这样解读我的书，令人既惊奇又高兴，我以作者的身分保证，不会让你们的读者失望的。

编：多谢，有芝翁的背书，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编者的用心之处

高：可是就文字方面来说，虽说我也是使用白话文，不过和你们的白话文还是有些差距吧，这个时代的读者可以接受吗？

编：好的文字，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就说唐诗、宋词，甚至《史记》、《尚书》，也不都一直有人在欣赏吗？张其昀先生曾说，您是“自梁任公、林琴南以来，罕与其伦比，诚是列于现代中国一大文豪而无愧色”。其实您的文字还是很亲切、很容易阅读的，它有文言文的简练，却不艰涩，反而形成一种特色。

高：那是其昀兄谬奖了。我自认文笔还不差，不过要和任公、琴南两位前辈相列，那还差得远了。

编：您过谦了。不过，在此有件事要请您谅解。

高：嗯，但说不妨。

编：为了符合当前的阅读习惯，我们特别在编排上针对现代读者的需求重新设计，如在原有的标题上，另加了一个新的标题



来重新诠释，像第一篇《张师诚两试林则徐》，我们就加了一个《识人》的新标题。另外，在一些现在比较少用的字词下，也加了注释和读法，让读者念起来更方便、更舒适。

高：喔，我刚刚也注意到了，虽然看起来不太习惯，不过也蛮有意思的，而且你们松开段落的编辑方式，让版面看起来开朗、舒服多了。其实是我该感谢你们。书，本来就是要让人看的，让它更容易读，何罪之有呢？我想，这么做，对于提升读者的国学、语文程度，也会有所帮助，我也算是与有荣焉。

编：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担心您会介意呢。

高：身为一个作家，当然是希望书能广为流传、受人喜爱，对于能把书的价值向上提升，有助于阅读的事，我是乐观其成的。我希望这套《古春风楼琐记》能获得好的成绩，这样我就能真正的“不朽”了。

编：谢谢您，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高：是我该谢谢你们，我是作者，比你们还紧张呢。

编：对了，我在网络上欣赏过您刚朴遒劲的书法，那幅《左太冲咏史》隶书，那笔法……

高：东坡说得好：“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话声渺渺，悠悠长长，逐渐远去，主编还想请教，来人却已杳然无踪。主编起身追寻，手却烫了一下——咖啡还热着，臂上还有枕睡的红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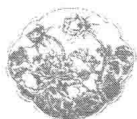
是夜有所梦，或是真有书魂？是耶？非耶？主编也是茫然。相逢便是有缘，谨追记所闻，以志其会，让大家一起来遇见高拜石。

注：陈一铭为台湾正中书局《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主编。



目 录

登高放眼“春风楼”——趣味盎然读历史	1
遇见高拜石——与芝翁谈《古春风楼琐记》	3
又见屈原——王国维跳湖自杀之谜	1
文人追星族——罗瘿公凄凉终老	19
百粤第一词——海绡词人之狂放	35
爱书人——刘锦藻父子与嘉业堂	49
悔荐袁世凯——于式枚飘蓬毕身世	55
有怪兽——清末北京的大老妖	68
出卖自立军——唐才常事件与东南互保真相	75
北洋第一将才——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	88
唐“大架子”——唐少川倔强自误	103
干了再说的“十日阁揆”——汪伯唐实事求是	119
辫子大帅——张勋出身与复辟前后	133
爱丈夫也爱真理——陆徵祥夫人博斐培德	164
“第一流”内阁——凤凰熊秉三轶事	175
南通状元的才艺班——张謇翁对乐舞伎艺的兴趣	189
京剧天王——名伶世家——梅兰芳	200
奈何作“奸”——梁鸿志其人与伏法经过	216
戎马书生——北伐总戎林述庆	232
在皇帝老家革命——张蔭华与东北革命	244



乱世的祭品——川路风潮与端方之死	251
大云南主义——唐继尧之西南王幻梦	271
他们这一届——甲辰甲榜六十年	284
厚黑之王——王揖唐与安福系	286
送命二陈汤——陈二庵老死津沽	318

又见屈原

—— 王国维跳湖自杀之谜

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也就是农历丁卯年的端午节前一天，一般人正忙着过节，忽传清华大学教授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的昆明湖，投水自杀了，北京地方检察厅正派员带同检验员前往相验，新闻记者以及一些好事之人，也跟着前往观看。

王教授是前一天上午九时死的，因为是自杀，家属虽找到了，还得报官请验后，才准收殓。

当检察官一行到地后，只见芦席遮着一个老人尸体，鼻梁深度近视的圆形眼镜，阔嘴巴，唇上蓄着很浓的胡子，双目紧闭，直挺挺地躺着。

检察官照例问过尸亲及捞救的园内执役人等后，即命检验员动手相验，通体无伤，仅有一二处擦伤的微淤，指甲没有泥沙，胸腹亦无水污，可证入水时间不久，衣袋里余钱四元四角，撕角的入园门票一张，此外便是用誊写蜡纸包的一封遗书，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简简单单的一百多个字：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之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



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中自有人照料，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原来他在决心自杀前，留给他的次子贞明的信，对于身后，区署井井，可见临死时如何镇定从容！至此已不必多所询查，即由尸属签名具领，自行殓葬。

第二天，贞明便写信给他哥哥高明报丧，信中云：

父亲大人于日前八时，至公事室，如平日无异，稍后至九时许，忽向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张五元之纸币，后即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离岸约四丈旁有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至昨日三时始验尸体，衣袋中有洋四元四角，所借五元，只用去六角门票，及遗嘱一纸……

王国维的自杀，在当时许许多多的人都猜不透这个谜，他为什么在年力尚强时，要那样忍心的自戕其生？而又准备得那么从容，去时又显得那么匆遽？究竟有什么隐情呢？连他的儿子也研究不出，俗语说“好死不如恶活”，王氏是一代通儒，他之宁捐生不要命，可知其所恶必有甚于死的。

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字静安，亦字伯隅，号观堂，亦曰永观，生于光绪三年丁丑（公元一八七七年），自幼聪敏，又沉静嗜读，他父亲教他诗文并制艺，稍长，从同邑陈寿田受业，寿田淹

雅通博，教学甚严，月必课骈体或散文以及古今体诗若干首，所以他在童年，已有了对国学很好的基础，十六岁便入州学，文名噪乡里。于史书，独好《史记》、《前后汉书》及《三国志》，和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三人，上下议论，搜隐阐微，互与发明，人称“海宁四子”。

中日“甲午（光绪二十年）之战”，朝野痛心国难，激起若干读书人的忠愤，康有为诸人“审时求变法，痛哭辄当车”于是有“考求中外势，救国决更张；进御新书本，培才大学堂”等主张，言论疏草，国内报纸争相引载。

他父亲也是同情新法的，便把康、梁的撰著给他看，他对八股文本没有兴趣，看康、梁主张废八股的主张，大为倾服，应乡试不售之后，便决心不再从场屋求出路了。于是便离家去上海，拟有以自见，可是一个初出门的少年人，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不免有茫茫无所适从之感。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上虞罗振玉在上海，与蒋伯斧共创“农学社”，聘通晓日本文字的译写农书，伯斧综庶务，振玉任编辑。

丁酉（光绪二十三年）又办“东文学社”，初聘日人藤田丰八（刚铎）主持教务，冈岭云为助教，当时国内还没有专教日文的学校，因此许多想明了“明治维新”之实际情况的人，对学习日文，极感兴趣，入学颇众，“东文学社”学生日多一日，班数一多，课读益繁，日本驻沪领馆副领事诸井六郎及书记船津辰一郎等，俱自动任义务教员，王国维亦于是入社肄业，与山阴樊少泉、桐乡沈圻等，均为“东文学社”的高材生，时国维二十一岁，罗振玉亦仅三十三岁。

罗振玉也是个秀才，自十七岁入学乡试不中后，便不再赴科场，和国维是一样的，只不过长了十多岁，地方跑得多，交识广，著书早，又为俞曲园所赏识，师弟之间，才学虽相差不多，而国维则对罗异常钦服。



某年夏间，国维偶为同学写扇，把平日所作的《咏史诗》写了上去，罗见了，大为惊异，许为天才，拔为学长，自此特加启迪，并时以金钱资助国维。

谈起所学，振玉知国维喜读江子屏（藩）《汉学师承记》，对他说：“《汉学师承记》虽也不错，但江氏之学不免多有偏颇处。本朝学术，实导源于顾亭林，其后，作者辈出，而造诣最精的，有戴震、程易畴、钱大昕、汪中、段玉裁和高邮王氏父子（念孙、引之）而已！”

因把各家著述赠给国维研究，鼓励他力学。

汪康年（穰卿）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每十日出版一册，约三万字，汪自任经理，以梁启超任总撰述，除载有论说、谕旨、京外近事外，并译欧、美、日本报纸，称“域外报译”，篇幅占二分之一强。

当时担任译事的，英文有李维格（一琴）、张坤德（少堂）、曾广铨（敬贻）；法文有郭家骥（秋坪）、藩彦（士裘）；俄文有刘崇惠（荔生）、李家鏊（兰舟）；日文则为日人古城贞吉（坦堂）；均极一时之选。

罗振玉和汪康年交谊颇笃，因介绍国维在《时务报》任事，其初名义，不过一书记，以国维通日文，古城虽也通中文，所译之件，交国维加以润色后，再送总撰述室刊定。国维字字注目经心，对外文的进步及新知的吸收，更快更多，同时也解决了生活费用。

其后，汪、梁发生齟齬，至于挥拳相向，《时务报》遂分杭、粤两派，梁亦离沪赴湘，到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有督办《时务报》之命，汪康年则集资另创《中外日报》，规划经费，撰述论评，丛于一身，国维也改在《日报》襄助。但一面工作，一面仍在“东文学社”读书，于西洋哲学、文学、史学、美术，及顾、戴、二王诸家之学，也都有精深的研究，庚子年（光绪二